

01 阮兜的早頓

黃文俊

自我有記持開始，阮兜的早頓就是阿爸一國、阿母佻阮兄弟仔一國。我讀幼稚園的時，逐工透早阿母就共早頓攞好勢，有時陣是牛奶配俗麩¹，若無就是豆奶配饅頭抑是包仔。

逐工早起，當阮咧食早頓的時，阿爸攞佇邊仔咧看報紙。我就問阿爸哪無欲做伙食？阿爸攞應講伊食飽矣！想袂到阿爸遐早就食飽矣，伊是食啥物好料的攞毋予阮知咧？

捌聽阿媽講起，阿爸細漢的時，厝內囡仔大陣。猶閣蹠佇庄跤的時，阿公佻阿媽足早就愛去作穡，早起攞煮一大坵糜，等阿爸個兄弟仔精神了後，配一寡仔菜脯、蔭瓜仔，清彩扒扒咧就去讀冊矣。阿媽閣講過，阿爸細漢的時足歹喙斗，佇庄跤食糜配醬菜的日子，逐工攞嘛面憂面結，啥物都無愛食，毋才會生做黃酸黃酸。

講嘛奇怪，搬去臺北了後，阿公佻阿媽無閒咧做生理，早頓攞叫阿爸家已提銀角仔去菜市仔買，伊煞親像囡仔咧轉骨全款，開脾矣！今仔日食蚵仔麵線、明仔載買肉羹麵，若無就是米粉炒配豬血湯。就按呢，阮阿爸的早頓就沓沓仔變成菜市仔口味的綜合版，真儂得改矣！

阿母講伊佻阿爸拄交往的時陣，毋知阿爸愛食彼款重口味的早頓，有當時仔阿爸會恁伊去菜市仔食數念誠久的好滋味，阿母嘛會當接受。想袂到，結婚了後兩個人煞不時為著欲食佻一款早頓咧冤家。頭起先，阿爸會勉強共阿母攞的早頓食予了，毋過阿母敢若會當感受著翁婿小可仔稀微的心情——無食著家已佻意的早頓，規工攞袂輕鬆呢！

阿母共阮講：「人講無冤無家，不成夫妻。但是若為著無全款的食食咧冤家量債，拍歹翁某的感情，彼才是毋值！」

所以，這馬阮兜的早頓，就保持這種各人揀各人愛食的，逐家攞誠歡喜。毋過，阿爸有當時仔欲去買伊上愛食的蚵仔麵線，攞會偷偷仔問我佻小弟有想欲食無？我定定咧想：「有時陣換食換食，嘛袂糗呢！」

¹俗麩(siók-pháng)

02 鉸頭髻

程惠如

自細漢阮就罕得去電頭髻店予人鉸頭髻，見擺若是學校欲檢查頭毛，阿母就會工課放咧，叫阮三姊弟仔坐踎椅條，逐个人提一張中央挖空的報紙囊咧，聽候阿母「開工」。

阿母會先對阮兩姊妹仔開始，因為查某囡仔的頭毛規定上長干焦會當恰耳珠齊，額頭的頭髻愛離目眉頂一公分。阿母跤手誠猛掠，鉸刀小可仔振動一下，一睏仔就鉸好勢矣。小弟的較麻煩，愛用攄仔先攄做三分仔，才閣用剃頭刀共毛跋副過，剃一粒頭著愛半點外鐘。

讀國中的時陣，阿母日時佇鞋仔廠上班，暗時閣去合作農場洗芹菜，逐工無閒甲無暝無日，就叫阮家己鉸。我恰小妹兩個人互相鉸，小弟的頭無人會曉剃，就提錢去揣剃頭店的師傅。有一擺，小妹無細膩共我後壁的頭毛鉸甲缺一角，隔轉工去學校予人笑講「去予狗鬣著」。自彼擺了後，若是欲鉸頭髻，我就會三叮嚀四吩咐，叫小妹毋通共我鉸糗去。

大漢出社會了後，阿母就毋捌閣共阮鉸頭毛矣，顛倒是三不五時，阿母會叫我共伊的頭毛略仔修予順。小弟佇臺北趁食，見擺若去予人鉸頭髻攏無滿意，因為伊去種著阿母的虬頭毛，若鉸無好勢就會髦甲若棕鑪仔。噴水、用

捋仔捋，抑是用吹風機吹，攏無效，誠費氣。伊定定舞甲想欲攄三分仔，毋過閣無勇氣。

有一回伊歇睏轉來厝，我看伊規粒頭敢若鳥仔岫咧，就問伊欲予我鉸頭髻無？想袂到伊竟然應好，我就開始攢家私。我寬寬仔鉸、沓沓仔修，舞欲規點鐘久。等小弟的頭洗好，吹焦了後，阿爸、阿母看著，竟然呵咾伊變足緣投，閣講我會當出師矣。後來小弟共我講，個同事攏講伊這擺頭髻鉸了誠好看，拍層拍了誠順，閣相爭問伊是佗一間鉸的，個嘛想欲去。

這馬，我會共我的後生、查某囡剃頭，雖然個一半擺仔會嫌我跤手慢鈍，剃頭的時陣身軀誠刺疫，毋過看個鉸好了後輕鬆的款式，我心肝內就會感覺誠滿足！

03 磅米芳

張淑芳

「欲磅矣！」聽著這句話，囡仔人耳空隨掩起來，等phòng一聲煞，隨閣倚過去看，彼是一種期待、一種歡喜、一種幸福的感覺。

毋知你敢有食過米芳？毋是彼種店仔買會著，食著有芳有芳彼種，是彼種現磅起來，燒燒脆脆閣甜甜彼種。佇民國五、六十年代，真濟囡仔人無啥物四秀仔通食，三頓食會飽就偷笑矣。除非是過年，平常時根本毋敢想欲食糖仔餅，所以見若聽著有人咧喝：「磅米芳的來矣。」規陣囡仔就歡喜甲。阿母看囡仔遮爾歡喜，想講平常時嘛毋捌提錢予囡仔買糖仔食，這時陣實在毋甘予囡仔失望，總是會予阮提空的牛奶罐仔貯一管米，去磅米芳遐排隊。

長長一排等欲磅的罐仔排佇塗跤，會當看出每一家口仔環境的好稔。厝內較艱苦的較細罐，厝內較會得過的就較大罐，面頂閣會加圓一包塗豆。毋過無論環境啥款，囡仔人全款足樂暢的。佇邊仔看頭家咧磅米芳，逐家目調攏金金相，看頭家煮糖漿，倒入去今仔磅好的米內底，攪攪咧才閣倒入去柴盤仔內面砑予平，趁燒切做一塊一塊。切米芳的聲音是遐爾好聽，囡仔人的喙瀾是強欲津落來。

啊若厝裡無閒愛鬥作稿的囡仔，無法度踎現場看頭家

表演，厝邊隔壁的囡仔嘛會做報馬仔，報講後一个就是恁兜矣。囡仔知影免佻久就有芳閣脆的米芳通食，未曾未就喙笑目笑。阿母佇邊仔看，嘛綴咧歡喜，啊這個月的米是毋是有夠通食，就先莫去想矣。

這幾年仔已經罕得看著有人咧磅米芳矣，彼工去菜市仔，想袂到煞看著有人咧磅，磅好幾若袋囡仔聽候人買，毋過攏無人來交關。米芳攏冷去矣，頭家嘛是相連繼咧磅。一聲「欲磅矣！」逐家閃甲離離離，驚去予嚇驚著。phòng一聲，聲音聽起來煞有淡薄仔孤單。我共頭家買一包仔來食，全款甜甜脆脆，毋過食著的是一種記持，我已經食無彼種幸福的滋味矣！

04 風颳天

邱碧華

「九月颳，無人知」，若講著風颳，就予我想起細漢的代誌。彼年可能是讀小學二、三年的時陣，電視報講有大風颳欲來，阿爸佻阿母攏足緊張的，因為阮兜一引是破草厝、一引是瓦厝，早就離離落落矣。兩引厝頂本來就勢漏雨，這馬閣有風颳來鬥鬧熱，當然是掣咧等。

會記得彼工的欲暗仔，阿母煮甲誠腥臊，才拄喝食飯爾，阿爸就講：「袂赴矣！」叫逐家緊攢攢咧，講欲去覘風颳。阿母偕彼陣猶是幼嬰仔的外甥仔，我佻大姊、二姊、四姊，一人慢一領兩慢，就緊出門走去三叔遐覘，留阿爸佻三兄顧厝。風雨真正愈來愈大，行到橋頂的時，阿母叫阮用爬的，才袂予風掬落去溪仔底。行誠久才到三叔個兜的門跤口，阮姊妹仔隨大聲喝：「三叔仔，緊開門喔！」一擺閣一擺，一直大聲喝，毋過內底的人，敢若攏無聽著。阮只好大力搗門，這陣才聽著三叔講風雨傷大，大門毋敢開開，愛阮楚去後尾門。誠無簡單爬到位，我的跤盤煞去予鐵線勾著，血流袂停，到今猶有一个疤。

隔工風颳走了後，阮一家伙隨轉去厝，看阿爸走出走入，我隨綴去看，原來是斷去的煙筒管共灶跤的厝頂搗破一空，阿爸講好佳哉，昨暝走了緊，若無就害矣！尾手阿

爸佻三兄共斷去的煙筒管扛去外口，閣跔去厝尾頂補厝瓦。原來園佇厝後彼兩捆瓦片，就是這款時陣欲用的，莫怪阿母普通時就三叮嚀四吩咐，袂使去面頂跔踏。

繼落來，阿公恁二姊去溪仔邊掠毛蟹，阿母恁四姊佻我去祛風拍箭，逐家攏足無閒，猶毋過嘛真歡喜，因為有幾若工的腥臊通食。佇物資欠缺的年代，有通補喙空，就予人有一種幸福的感覺。

覘風颳這齣戲，一冬著愛搬幾若擺，一直到讀四年仔搬厝了後才結束。這馬想起來，袂輸咧搬電影全款，遐爾仔刺激。逐擺講予囡仔聽，個攏感覺誠好耍，我的心肝內煞有淡薄仔數念，嘛有淡薄仔稀微。